

永无宁日

◆ 凸凹 / 著



 鹭江出版社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永无宁日

◆ 凸凹 / 著



〔闽〕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无宁日/凸凹著. —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80610-973-0

I. 永… II. 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1840 号

永无宁日

凸 凹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: 361004)

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三河市京哈西路 95 号 邮编: 065200

开本 850×1168 1/32 11. 2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ISBN 7-80610-973-0

I·189 定价: 21.0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不可否认，我写了恶。

也写了人生的偶然。

写了人是怎样在偶然的人生际遇和生存环境中，使自己的人性一天天地恶下去的。

写完这个故事，我哭了；身心俱痛地哭了。

因为我从人性的恶中，看到并感觉到了人的伪善。

人的恶，人的伪善，起初是在环境的迫压下被动产生的；但是，这种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恶与伪善，久而久之，就化成了我们人性上的恶与伪善。

伪善具有公正、庄肃和仁义的外衣；惟因此，伪善对人性的残害较之于恶来得更为深切更为巨大。

这是可怕而残酷的事实。

我们在警惕别人的伪善的同时，也要惊警自我的伪善。

这，往往比警惕别人的伪善更重要。

为此，我写恶，便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，对伪善有足够的认识和警觉。

吾心不毒。

凸 凹

1998年12月31日午夜
于北京良乡昊天塔下石板宅

乔记商行老板站在柜台前不停地朝外望着。

他面色阴沉，且呈浮躁之相。门前有一辆木轮推车走过，车轮子响脆的吱嘎声，让他的耳朵很不受用；他想跃出门去，把那辆车子砸掉，把那些碎木头丢到后院去，做冬天升炉子的引柴。但他没有动作，他似乎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乔老板的身份；便嘴角抽搐了两下，听那车子吱嘎地远了。

乔记商行老板又黑又胖，步态重滞，言语寡淡，人称乔大胖子。乔记商行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杂货店，一片小酒馆。都是鸡毛小店，称商行是一种时兴的叫法，弄个大招牌，显示实力的殷实，给客户以安妥感。杂货店由乔大胖子自己照看，酒馆则由老板娘小金花支应，没有伙计。小酒馆叫“金花酒家”，以老板娘的名字命名。“金花酒家”曾有过一个跑堂的女孩，叫春红，因为总是跟乔大胖子眉

来眼去的，被小金花打了一巴掌之后辞了。为此，乔大胖子几天辗转难眠，小金花用心撩拨他那个雄健处，以期让他乐起来，与她夫妻夫妻，那个地方竟也没有反应。“不是怕你招惹那小骚货，是怕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财产，被你外拐了，咱还有咱那宝贝儿子哩。”小金花悉心安抚乔大胖子。他的心气渐渐平了。

晌午，月华学堂的殷先生不期而至，对满脸堆笑的乔大胖子说：

“我今天是特意登门拜访。您家的乔公子半年来的学业很是不景气，近两周以来竟不去上课了，不知尊下何意？”

乔大胖子极惊异，“怎么，乔盛不是去上课了么？”

“没见。我以为您另有打算。”

“不对，他每天早晨闻鸡而起，背着一个大书包，很勤勉地去你的学堂，如何不见他的踪影？”乔大胖子反问道。

殷先生也迷惑了，“那就怪了。等乔盛回来，您得过问一下；不过，既然不是您另有安排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月华学堂是一所私立高小，殷先生还仰仗着学生混吃穿，他不希望学生都外流到别的学堂去。

乔大胖子留殷先生到金花酒家呷两盅，殷先生斯文地一摆手，“领情了。您的月份子已经给了，就不好意思再叨扰了。”便绝然地走了。

他所说的“月份子”，是学生家长按月给私塾老师的饷钱。乔大胖子到月头就让学生带去，是从不拖欠的，便

在殷先生心中，颇有些位置。

殷先生走了，乔大胖子很不安起来。他转身进了隔壁的酒馆，劈头便问：

“你的宝贝儿子让你差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不是去上学了么？”小金花困惑地说。

“上个太！刚才殷先生来过，跟咱寻摸人；他两头不见影子，搞什么搞！”乔大胖子所说的那个“太”，是指男人的那个雄健之物；以前他都是叫其极鄙俚的那两个字眼儿，做老板了，便改了，认为这样说来，才像个老板的样子。

“那就邪乎了。你先把店面关一会儿，去找找他。”小金花表现出担心的样子。

“去哪儿找？我就等着他个太，看他回家怎么交待！”乔大胖子气咻咻地趔回他的杂货店。他困惑于他那胖大的身子，他懒得动。

“就等他个太！”他心里说。目光便游移于店铺的门口。

一个有乔盛般身块的影子在门前晃了一下，他心中一喜，但闪进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。

“买十二块瓦。”孩子说。

“门边那儿堆着，你自己去数吧。”乔大胖子的目光仍在店铺门前游移。

“给你钱。”

“就放在柜上吧。”

乔大胖子顺手便把钱扔进钱匣子里。

买瓦的孩子走了，他才想起应该点一点，但他已分不清哪个是新入的，哪个是旧有的，自己摇了摇头，“忒！”

他突然感到瓦堆那个地方有些别扭，过去整理了一下，才明白，那孩子拿走的瓦是十四块而不是十二块，他的心便更烦了。

“等他个鸡巴！”

这时的他，不是什么乔老板，只是个乔大胖子。

天黑下来了，乔盛终于在店铺门口出现了。

他笑嘻嘻地进了店铺，朝乔大胖子高声叫了一声“爹”；没听到答应，便抬头看他爹；乔大胖子那阴沉的脸，吓了他一跳，便又小声地叫了一声“爹”。

“你死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上学了。”

“上你个太！殷先生来过了。”

乔盛高昂的脑袋便顷刻耷拉下来。既然殷先生来过，便没话说了。

乔盛不安地站在那儿，他也有差不多与乔大胖子一样高的身量，只不过略消瘦些；如果把他爹身上那成年人的水膘给他贴上几块，差不多就是第二个乔大胖子。

他快十七岁了，上着私立小学的三年级；这个三年级他已上了两年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这个三年级他仍要上第三年。他颤抖地立在乔大胖子面前，鼻涕忽啦一下流下来长长的两条，哧溜一声又整个吸进去，久久不见再出来。

“你老实说，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不言语。鼻涕出来又回去。

“你到底说不说?!”

仍是鼻涕出来又回去。

乔大胖子愤怒了，给他抡过去一个大耳刮子。仍没有抡出一句话来，两条鼻涕却亲热地粘在他的大巴掌上；他高举着巴掌，望着那两条黄黄的鼻涕发愁。

挨了耳刮子的乔公子，看了他爹一眼，从柜台上拿过来一块抹布，递给他爹，然后又回到原位站定了。

乔大胖子擦去手上的鼻涕，把抹布扔到瓦堆上，“你说不说?”

正僵持间，小金花进来了。“哎哟哟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野到哪儿去了?”边问边去抚摸宝贝儿子脸上刚刚红艳艳绽开的五瓣梅花。

乔盛狠狠地推了她一把，“你甭管!”

挨了一记大耳刮子的乔盛，规规矩矩地上了一阵子学。殷先生把情况通报给乔大胖子，乔大胖子疑虑的心得以平复。但一段日子之后，殷先生又来了，苦笑着说：“看来，您的儿子是不想上学了，他又有两天不到学堂了。”

“看来，我得收拾他个太的了!”乔大胖子说。

“收拾不收拾，是您做爹的事，咱不管这段。”殷先生说。

“难为你殷先生又跑了一趟，今儿晌午咱俩就喝两

盅。”

“喝两盅就喝两盅。反正您的公子是不想让咱拿月份子了，喝两盅也无所谓。”

乔盛再回来，乔大胖子不露声色，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。第二天早晨乔盛前脚走了，乔大胖子后脚也迈出了门。乔盛低头走得很快，从不回头张望。走到县城外护城河的一条小河汉子边上，他停住了脚步。这里很背人，芦苇也极茂盛，人蹲下去便见不到了头脸，有一股神秘的味道。

河边有一棵半大的柳树，乔盛把书包挂在矮处的树枝上，爬到树堂里。下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柄鱼竿；他把缠在鱼竿上的钓线舒展开了，从脚下挖出一条蚯蚓，捏下一段放在鱼钩上，唰地一下就把钓钩甩到河里，然后坐下来，手把着鱼竿看着水面。这一切做得很娴熟，直让在暗处的乔大胖子心动。

鱼儿咬钩了，乔盛不慌不忙地把线收上来，钓上一条小鱼。乔盛把鱼摘下来，看也不看就又扔回水里；理一下鱼线，又唰地甩进河里，复又蹲下。如此这般几钓几放，直弄得乔大胖子大惑不解。但他又发现，乔盛钓鱼并不专注于水面，而总是盯着河的对岸，好像那里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在吸引着他。乔大胖子也久久地朝对岸望着，希望能看到点什么，但除了扶摇的芦苇之外，他什么也没发现。他看到他垂钓的儿子显得很浮躁，好几次索性站起身来朝对面看，他极纳罕。

夏日的太阳很毒，晒得乔大胖子的头皮直发麻；再看他执钩的儿子，也是满脸通红如熟蟹，脸上的汗泥亦是蠕蠕交并。他心疼极了！

他霍地站起身来，从隐身处朝前迈步。与芦苇的摩擦声惊动了钓者；他回过头来，惊呆了。

“好啊，盛子！这回可让我逮着了！”乔大胖子大吼一声，朝前蹿去。胖身子到底是不灵便，他被脚下的草根绊倒了。他摔疼了。爬起之后，莫名的火气便鼓胀得肥满，到了乔盛身边，一把把钓具撅了。竹竿的断处竟又扎了他的手，便把断成两截的竹竿一撅再撅。

惊惧的乔盛竟被乔大胖子拙笨的作态弄乐了。

这一乐，惹起了乔大胖子更大的愤怒，他一脚把乔盛踢到河里去了。

乔盛从水里爬上来，对坐在地上大喘不止的乔大胖子说：“爹，到底是让你给逮住了，我没话可说。”

“你爹那个太的，你跟爹回去上学，啥都好说。”乔大胖子困难地说。

“不，爹。”乔盛说，“鱼竿让你给撅了，人也让你给踢河里了，你的气就算出了；我的学嘛，也就不上了。”

“那可不成，我为啥逮你？不就是叫你上学么！”乔大胖子跳了起来。

“不上，不上，就是不上！”

“为啥不上?!”

“没意思。”

.....

半个月前的一天，乔盛的娘嘱咐他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到护城河边去一趟，挖些嫩苇根回来，给他们父子弄一盘苇根炒肉。苇根可以治虚胖，也可以壮阳滋阴。他和乔大胖子正虚胖着，小金花觉得他们应该吃些苇根。

护城河的近处，苇根都被人挖走了，他便朝远处走，渐渐脱离了主河道，拐进小河汉子里。

小河汉子比较荒僻，人很少来，芦苇就长得异常繁茂，人钻进去，就像钻进了一床大棉被，人整个地被覆盖了。茂壮的芦苇根子扎得深，想得到嫩根子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一旦挖着嫩根就让人惊喜不已：那根又白又嫩，粗壮肥厚，汁液极多；甭说是熟炒，就是生着嚼也满嘴清甘，感觉着就有营养。

乔盛已挖了好几条根了，再挖两条就可以回去了，他内心喜悦着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对岸传来的一阵笑声：那是年轻女子的笑声，清亮放浪，很好听。

他朝对岸望去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他感到很奇怪。

当他闷头再挖苇根的时候，那女子的笑声就又清亮放浪地传来。这声音很抓人，即便是乔盛那颗不会感应的心，也感觉到了被抓的滋味。

他已无心挖苇根了，专注地朝对岸搜索。

他终于搜索到了一个令他惊奇的景象。

一丛稀疏的苇丛后，一个男子在撕扯一个女子的小红袄。女人不让撕，却又像让撕；因为她的手并不认真阻挡，而且还不住地笑。不久，她那条小红袄就被男子撕掉了，挂在身旁的苇枝上，很是招摇。又不久，她的青色的裤子也被男人撕掉了，放在她的身下。那个男人干活儿很帅，因为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他把自己的衣服也剥掉了。两个光身子抱在一起，朝右滚滚，朝左滚滚，压倒了好大一片苇草。

女子不停地笑着。

那男人好像不让她笑，因为总是用嘴巴堵她的嘴。

她笑不出来了，好像很难受，她身子扭动起来。但那男人不堵她嘴了，她的身子还扭动不已，像一条绵软的蛇。她笑着，却笑得无声。看来她是高兴。噢，原来女人一高兴就摆身子。乔盛想道。

一会儿，那男人的光身子竟压到女子身上，女子被压得很难受了，因为他听到了女子不停的叫声。乔盛不禁攥紧了拳头，他想他应该帮她一下。但却听到那女子大声地

说的话，她说：“你用力呀！你用力呀！”原来那女子愿意男人压她，而且还嫌压得不够。乔盛很迷惑。

后来，那女子竟把两条腿高高地翘了起来。

从乔盛那个方向，他只看到了一条。那条腿白白的，在黄昏的暗淡中，像发着光；那光很柔和，让人感到有些温暖。

那条腿高高地翘到了男人的膀子上，小巧的脚还一窝一窝地动着，好看极了。

男人一歪身，另一条膀子上还翘着一只脚；那一只脚也一窝一窝地动着。男人的脖子像一截树桩，两只小脚像两只小白兔，正隔着树桩子逗眼儿。

突然，那女子急促地叫了起来：“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”

乔盛很纳闷：你本来在那儿，怎么还嚷你刚来？

后来两人并排躺下了，光着身子说话。

女子说：“看来，我非怀孕不可。”

男子说：“怀就怀呗。”

“怀了咋办？”

“就生呗。”

“你愿生个野孩子？”

“野孩子有什么，聪明。”

乔盛忽然就明白了：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男女之事。

他的脸突然热了起来，心里剥剥地跳个不停。

心跳平息了，他想：他们俩应该再来一次。

因为他感到他们俩刚才的姿式很美，两只白白的小脚窝得很是别致。

他隐在芦苇深处，静静地瞧着他们。

可是他们竟穿起了衣服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走了。

乔盛感到很失望。

第二天，他又来挖苇根，总希望再看到那条月光一样白白的腿，和一窝一窝很别致的小脚。但那两个人影没有出现。

他天天来。

他真想看看哪！

挖苇根的时辰过了，他就来钓鱼。

他得有事干，不然后人发现了他，会问：你总钻苇塘子干什么？

他无心念书，眼前总是晃着那条白腿和那双小脚。

在学堂上，见到他的女同学，他就想：她的腿也是这样白么？她的脚也会一窝一窝地那样好看么？

他的心不可收束，他心烦意乱。

他希望在小河汊里再看到那一幕。

他白天也去钓鱼了。

那两个人怎么还不来？

那两个人可能是生野孩子去了。

生完野孩子可能就该来了。

他等得心烦。

他开始恨他们。

就在这时他被乔大胖子给逮住了……

三

乔盛厌学的强烈，是乔大胖子没想到的。因为他压根儿没想到去探究乔盛究竟在芦苇丛中张望什么。见已说不动乔盛坚拒的心，乔大胖子竟乐了，“不上就不上，你娘的酒家正缺一个跑堂的，就是你了。”

在县城里，“金花酒家”的店面虽不红火，却也不冷清。店面收拾得很干净，店里的气氛也清静。小金花虽然文化不高，也四十岁的女人了，却很注意店面的外相；她把自己收拾得也很利落，脂粉涂得不薄不厚，唇膏搽得似有似无，穿着一件开叉不高不低的旗袍，也有几分庄肃高雅之气。

酒家的客人都是些老主顾，主要是县城里县衙、银行、国货店、当铺、药铺和两所公学的小职员。这些人都讲面子，不讲排场，都有不紧不慢的作派；进了门，要一两个爱吃的菜肴，平静地吃喝。有时饭菜上得慢一些，他

们也只是轻轻地催问一下，“老板娘，请关照一下，上班的钟点儿快到了。”没有大声吆喝与喧哗，更没有发飙撒泼之相。久了，饭店与客户便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：饭店给他们发了红皮儿的折子，在折子上记账，月底结清；所以，老客户到酒家吃饭，不用带现钱。虽然叫“金花酒家”，有一个颇为俗艳、甚至说让人生几分非份之念的名字，店堂里却没有脂粉气、匪气和污浊之气；相反，还有几丝清气，是人情温厚之所。

乔盛当跑堂的，是经过小金花一番刻意地调教的。第一，不要在客人面前抽鼻涕；第二衣服要穿得整洁；第三，要尊称客人为“先生”、“女士”或“小姐”。

这第三点，好做到；第二点有些难，小金花为了使乔盛有整洁的效果，特意给他缝制了一身白绸大褂。乔盛在店堂里穿梭，白光潋潋，似侠非侠，让客人心动。有他爹黑大的乔大胖子作衬，人称他小白胖子。乔盛觉得“小白胖子”可比“乔盛”来劲儿，也显得亲切，小白胖子就小白胖子吧，他乐意让人叫。

这第一点，可就有些难为他了：从小鼻涕涕溜惯了，鼻子有它老人家自己的习惯，他管不住它。他觉得这是个难题。小金花也觉得这是个难题。最后小金花微微一笑，“这好办，在灶堂出口挂一块干净抹布，你勤擦就是了。”

有一天，外边的客人叫菜，久久不见小白胖子出来。小金花闪进灶间，见乔盛就在地上站着，“让你上菜，你怎么不上？”乔盛掩着鼻子，指一指墙上。墙上那块抹布不见了。小金花苦笑一下，自己把菜端出去了。晚上打烊